

文白对照全译

# 資治通鑑

● 北京燕山出版社

# 资治通鉴

——文白对照全译本

(第十三册)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## 目 录

#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

隋纪四 起阏逢困敦，尽强圉单阏，凡四年。 …… (5029)

#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一

隋纪五 起著雍执徐，尽玄默涸滩，凡五年。 …… (5059)

#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二

隋纪六 起昭阳作噩，尽旃蒙大渊献，凡三年。 …… (5087)

#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

隋纪七 起柔兆困敦，尽强圉赤奋若五月，  
凡一年有奇。 …… (5118)

#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四

隋纪八 起强圉赤奋若六月，不满一年。 …… (5148)

#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五

唐纪一 起著雍摄提格正月，尽七月，不满一年。 … (5177)

#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六

唐纪二 起著雍摄提格八月，尽十二月，  
不满一年。 …… (5206)

#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七

唐纪三 起屠维单阏正月，尽十月，不满一年。 …… (5233)

#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八

唐纪四 起屠维单阏十一月，尽重光大荒落二月，  
凡一年有奇。 …… (5263)

#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九

唐纪五 起重光大荒落三月，尽十二月，  
不满一年。…………… (5291)

**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**

唐纪六 起玄默敦牂，尽阙逢浞滩五月，  
凡二年有奇。…………… (5320)

**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**

唐纪七 起阙逢浞滩六月，尽柔兆阏茂八月，  
凡二年有奇。…………… (5350)

**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**

唐纪八 起柔兆阏茂九月，尽著雍困敦七月，  
凡二年。…………… (5384)

**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**

唐纪九 起著雍困敦九月，尽重光单阏，  
凡三年有奇。…………… (5415)

#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

隋纪四 起阙逢困敦，尽强圉单阏，凡四年。

## 高祖文皇帝下

仁寿四年 春，正月，丙午，赦天下。

帝将避暑于仁寿宫，术士章仇太翼固谏；不听。太翼曰：“是行恐壅舆不返！”帝大怒，系之长安狱，期还而斩之。甲子，幸仁寿宫。乙丑，诏赏赐支度，事无巨细，并付皇太子。夏，四月，乙卯，上不豫。六月，庚申，赦天下。秋，七月，甲辰，上疾甚，卧与百僚辞诀，并握手献款，命太子赦章仇太翼。丁未，崩于大宝殿。

高祖性严重，令行禁止，勤于政事。每旦听朝，日昃忘倦。虽啬于财，至于赏赐有功，即无所爱；将士战没，必加优赏，仍遣使者劳问其家。

隋文帝仁寿四年（公元604年），春季，正月，丙午（初九），大赦天下。

文帝要去仁寿宫避暑，术士章仇太翼竭力劝说，文帝不听。章仇太翼说：“这次出行恐怕主上回不来了！”文帝大怒，将章仇太翼投入长安的监狱，打算回来杀掉他。甲子（二十七日），文帝驾临仁寿宫。乙丑（二十八日），文帝下诏凡赏赐、财政支出，事无巨细一并交给皇太子杨广处理。夏季，四月，乙卯（疑误），文帝感到身体不适。六月庚申（疑误），大赦天下。秋季，七月，甲辰（初十），文帝病重，他躺在床上和文武百官诀别，并握住大臣们的手叹息歇不止。文帝命太子杨广赦免章仇太翼。丁未（十三日），文帝在大宝殿驾崩。

隋文帝性格谨严持重，办事令行禁止，每日清晨处理朝政，到日偏西时还不知疲倦。虽然吝啬钱财，但赏赐有功之臣则不吝惜；将士战死，文帝一定从优抚恤，并派使者慰问死者家属。他爱护百姓，鼓励督促农桑，

爱养百姓，劝课农桑，轻徭薄赋。其自奉养，务为俭素，乘舆御物，故弊者随令补用；自非享宴，所食不过一肉；后宫皆服浣濯之衣。天下化之，开皇、仁寿之间，丈夫率衣绢布，不服绫绮，装带不过钢铁骨角，无金玉之饰。故衣食滋殖，仓库盈溢。受禅之初，民户不满四百万，末年，逾八百万，独冀州已一百万户。然猜忌苛察，信受谗言，功臣故旧，无始终保全者；乃至子弟，皆如仇敌，此其所短也。

初，文献皇后既崩，宣华夫人陈氏、容华夫人蔡氏皆有宠。陈氏，陈高宗之女；蔡氏，丹杨人也。上寝疾于仁寿宫，尚书左仆射杨素、兵部尚书柳述、黄门侍郎元岩皆入阁侍疾，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。太子虑上有不讳，须预防拟，手自为书，封出问素；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。宫人误送上所，上览而大恚。陈夫人平旦出更衣，为太子所逼，夫人拒之，得免，归于上所；上怪其神色有异，问其故。夫人泣然曰：“太子无礼！”上恚，抵床曰：“畜生何足付大事！独孤误我！”乃呼柳述、元岩曰：“召我儿！”述等将呼太子，上曰，“勇也。”述、岩出阁为敕书。杨素闻之，以白太子，矫

轻徭薄赋。自己生活务求节俭朴素，所乘车驾及所用之物，旧了坏了都随时修理使用；如果不是享宴，吃饭不超过一个肉菜；后宫都身穿洗旧了的衣服。天下人都为文帝的行为所感化。开皇、仁寿年间，男子都身穿绢布衣服，不穿绫绮；衣带饰品用的不过是铜铁骨角所制，没有金玉的装饰。因此国家的财富日益增长，仓库丰盈。文帝受禅之初，隋朝的民户不满四百万户；到了隋文帝仁寿末年，超过了八百九十万户，仅冀州就已有一百万户。但是文帝好猜忌苛察，容易听信谗言，他的功臣故旧，没有能始终保全的；至于他的子弟辈，都如仇敌一样，这是他的短处。

起初，独孤皇后去世，宣华夫人陈氏、容华夫人蔡氏都受到文帝的宠爱。陈氏是陈宣帝的女儿，蔡氏是丹杨人。文帝患病住在仁寿宫，尚书左仆射杨素、兵部尚书柳述、黄门侍郎元岩都进入仁寿宫侍奉。文帝召皇太子杨广入内居住在大宝殿。杨广考虑到如果文帝去世，必须预先作好防备措施，他亲手写了一封信封好，派人送出来征询杨素。杨素把情况一条条写下来回复太子。宫人误把回信送到了文帝的寝宫，文帝看后极为愤怒。天刚亮，陈夫人出去更衣，被太子杨广所逼迫。陈夫人拒绝了他才得以脱身。她回到文帝的寝宫，文帝奇怪她神色不对，问什么原因，陈夫人流着泪说：“太子无礼！”文帝愤怒，捶着床说：“这个畜生！怎么能将国家大事交付给他！独孤误了我！”于是他叫来柳述、元岩说：“召见我的儿子！”柳述等人要叫杨广来。文帝说：“是杨勇。”柳述、元岩出了文帝的寝宫，起草敕书。杨素闻知此事，告诉了太子杨广。杨广假传文帝的旨意

诏执述、岩，系大理狱；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，门禁出入，并取宇文述、郭衍节度；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，尽遣后宫出就别室；俄而上崩。故中外颇有异论。陈夫人与后宫闹变，相顾战栗失色。晡后，太子遣使者赏小金盒，帖纸于际，亲署封字，以赐夫人。夫人见之，惶惧，以为鸩毒，不敢发。使者促之，乃发，合中有同心结数枚，宫人咸悦，相谓曰：“得免死矣！”陈氏恚而却坐，不肯致谢；诸宫人共逼之，乃拜使者。其夜，太子蒸焉。

乙卯，发丧，太子即皇帝位。会伊州刺史杨约来朝，太子遣约入长安，易留守者，矫称高祖之诏，赐故太子勇死，继杀之；然后陈兵集众，发高祖凶冢。炀帝闻之，曰：“令兄之弟，果堪大任。”追封勇为房陵王，不为置嗣。八月，丁卯，梓宫至自仁寿宫；丙子，殓于太兴前殿。柳述、元岩并除名，述徙龙川，岩徙南海。帝令兰陵公主与述离绝，欲改嫁之；公主以死自誓，不复朝谒，上表请与述同徙，帝大怒。公主忧愤而卒，临终，上表请葬于柳氏，帝愈怒，竟不哭，葬送甚薄。

太史令袁充奏言：“皇帝

将柳述、元岩逮捕，关进大理狱。他们马上调来东宫的裨将兵士来宿卫仁寿宫，宫门禁止出入，并派宇文述、郭衍进行调度指挥；命令右庶子张衡进入文帝的寝宫侍候文帝。后宫的人员全被驱赶到别的房间去。一会儿，文帝死了。因此朝廷内外有很多不同的说法。陈夫人与后宫们闻知发生变故，面面相觑，战栗失色。黄昏时，太子杨广派使者送来小金盒，盒边上贴封纸，杨广亲笔写上封字，赐给陈夫人。陈夫人看见小金盒，惊惶恐惧，以为是鸩毒，不敢打开。使者催促陈夫人，于是她打开小金盒，盒内有几枚同心结。宫人们都高兴了，互相说：“能够免死了！”陈夫人气得坐下，不肯致谢。宫人们一起逼迫陈夫人，她才拜谢使者接受了小金盒。当天夜里，太子杨广将陈夫人奸淫。

乙卯（二十一日），为文帝发丧。太子杨广即皇帝位。正好伊州刺史杨约来朝，杨广派杨约进入长安，调换了留守者。谎称文帝的诏命，将前太子杨勇赐死，杨勇被勒死。然后陈兵集众，发布文帝去世的凶信。炀帝听到杨约的行动后对杨素说：“您的弟弟果然能够担当重任。”他追封杨勇为房陵王，不给杨勇立继承人。八月，丁卯（初三），文帝的灵柩从仁寿宫至京师；丙子（十二日），在大兴前殿为文帝出殡。柳述、元岩被一起除名。柳述被流放到龙川，元岩被流放到南海。炀帝命令兰陵公主和柳述断绝关系，准备把她改嫁别人。兰陵公主以死发誓，不再朝见炀帝。她上表炀帝要求和柳述一起流放，炀帝大怒，兰陵公主忧愤而死。她临终时上表给炀帝请求归葬柳氏墓地。炀帝更加愤怒，竟然没哭。兰陵公主的葬礼葬物极为简单菲薄。

太史令袁充奏道：“皇帝即位，与尧受天

即位，与尧受命年合。”讽百官表贺。礼部侍郎许善心议，以为“国哀甫尔，不宜称贺。”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素恶善心，讽御史劾之；左迁给事郎，降品二等。

汉王谅有宠于高祖，为并州总管，自山以东，至于沧海，南距黄河，五十二州皆隶焉；特许以便宜从事，不拘律令。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，见太子勇以谗废，居常怏怏，及蜀王秀得罪，尤不自安，阴蓄异图。言于高祖，以“突厥方强，宜修武备。”于是大发工役，缮治器械，招集亡命，左右私人殆将数万。突厥尝寇边，高祖使谅御之，为突厥所败；其所领将帅坐除解者八十余人，皆配防岭表。谅以其宿旧，奏请留之，高祖怒曰：“尔为藩王，惟当敬依朝命，何得私论宿旧，废国家宪法邪！嗟乎小子，尔一旦无我，或欲妄动，彼取尔如笼内鸡雏耳，何用腹心为！”

王颀者，僧辩之子，倜傥好奇略，为谅谘议参军，萧摩诃，陈氏旧将，二人俱不得志，每郁郁思乱，皆为谅所亲善，赞成其阴谋。

会荧惑守东井，仪曹郢人傅奕晓星历，谅问之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对曰：“天上东井，

命的时间吻合。”他示意百官上表庆贺。礼部侍郎许善心提出，由于“国丧刚完，不适宜称贺”。左卫大将军宇文述一向讨厌许善心，他示意御史弹劾许善心，许善心被降职为给事郎，降了两级。

汉王杨谅受到文帝的宠爱，他是并州总管，崞山以东到沧海，南至黄河，五十二州都隶属于并州。杨谅得到特许可以便宜从事，可以不拘泥于法律条文。杨谅自认为他所在的地方是天下精兵的聚集地，他看到太子杨勇因谗言被废黜，时常怏怏不乐；到蜀王杨秀获罪，杨谅深为不安，暗中怀有他图。他对文帝说，由于“突厥正处于强盛时期，应该修整军备。”于是他大规模地征发工匠夫役，修造武器，集拢亡命之徒，身边的私人门客将近数万。突厥人曾侵犯边塞，文帝派杨谅抵御突厥人，他被突厥人打败，他属下的将帅因罪被解职除名的有八十余人，都被发配流放到岭表。杨谅因为这些人是他过去的老部下，奏请文帝留下这些人。文帝发怒说：“你作为藩王，只应恭敬地遵从朝廷的命令，怎么能因私而谈论宿旧，废弃国家的法令呢！你这小子，一旦没了我，要想轻举妄动，人家抓住就如抓笼子里的鸡雏一样，心腹又有何用呢？”

王颀是王僧辩的儿子，为人洒脱，善于谋略，他是杨谅的谘议参军。萧摩诃是陈国的旧将。两个人都不得志，常常郁闷，胡思乱想，他们都得到杨谅的信任优待，都赞同杨谅谋反的阴谋。

当时恰逢火星处在井宿的位置，仪曹郢人傅奕通晓天文星历，杨谅问他：“这是什么征兆？”傅奕回答：“天上的井宿，在黄道带



黄道所经，荧惑过之，乃其常理，若入地上井，则可怪耳。”谅不悦。

及高祖崩，炀帝遣车骑将军屈突通以高祖玺书徵之。先是，高祖与谅密约：“若玺书召汝，敕字傍别加一点，又与玉麟符合者，当就徵。”及发书无验，谅知有变。诘通，通占对不屈，乃遣归长安。谅遂发兵反。

总管司马安定皇甫诞切谏，谅不纳。诞流涕曰：“竊料大王兵资非京师之敌；加以君臣位定，逆顺势殊，士马虽精，难以取胜。一旦陷身叛逆，挂于刑书，虽欲为布衣，不可得也。”谅怒，囚之。

岚州刺史乔钟葵将赴谅，其司马京兆陶模拒之曰：“汉王所图不轨，公荷国厚恩，位为方伯，当竭诚效命，岂得身为厉阶乎！”钟葵失色曰：“司马反邪！”临之以兵，辞气不挠，钟葵义而释之。军吏曰：“若不斩模，无以压众心。”乃囚之。于是从谅反者凡十九州。

王颀说谅曰：“王所部将吏，家属尽在关西，若用此等，则宜长驱深入，直据京都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；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，宜任东人。”谅不能决，乃兼用二策，唱言

上，是火星必经之路，这是正常的规律，假若进入地上井的位置，那就怪异了。”杨谅很不高兴。

到文帝去世时，炀帝派车骑将军屈突通持印有文帝玉玺的诏书召杨谅进京。起先，文帝与杨谅秘密约定：“如果玺书召你，敕字旁另加一点，还要与玉麟符相契合，方可应召。”杨谅打开玺书与原约不能验证，就知道出了事，他盘问屈突通，屈突通闪烁其词而不回答，于是，屈突通被打发回长安，杨谅举兵造反。

总管司马安定人皇甫诞恳切规劝杨谅，杨谅不采纳。皇甫诞流着泪说：“我预料大王的兵力不是京师军队的对手；加之君臣的地位已经确定，双方势力悬殊，军队虽然精锐但难以获胜。一旦身处叛逆的地位，被追究刑法，就是想作一个平民也不可能了。”杨谅发怒，把皇甫诞下狱。

岚州刺史乔钟葵要去投奔杨谅，岚州司马京兆人陶模反对，说：“汉王杨谅图谋不轨，您身受国家的厚恩，应当竭诚为国效命，怎么能身陷祸端呢？”乔钟葵变了脸色，说：“司马造反吗？”用兵器对着他，但陶模言辞气度都不屈服，乔钟葵感于陶模的义气就放了他。军吏说：“如果不杀陶模，无法让大家心服。”乔钟葵就把陶模关起来。此时跟随杨谅造反的共有十九个州。

王颀劝说杨谅：“大王属下的将领官吏，家属都在关西，如果用这些人，就应该长驱直入，直捣京城，也就是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；要是只打算割据过去北齐的地盘，就应该任用关东人。”杨谅不能决断，就两条计策并用。他声称杨素谋反，要诛杀杨素。

杨素反，将诛之。

总管府兵曹闻喜裴文安说谅曰：“井陘以西，在王掌握之内，山东士马，亦为我有，宜悉发之；分遣羸兵屯守要害，仍命随方略地，帅其精锐，直入蒲津。文安请为前锋，王以大军继后，风行雷击，顿于霸上。咸阳以东，可指麾而定。京师震扰，兵不暇集，上下相疑，群情离骇；我陈兵号令，谁敢不从！旬日之间，事可定矣。”谅大悦，于是遣所署大将军余公理出太谷，趣河阳，大将军慕容良出滏口，趣黎阳，大将军刘建出井陘，略燕、赵，柱国乔钟葵出雁门，署文安为柱国，为柱国纥单贵、王聘等直指京师。

帝以右武卫将军洛阳丘和为蒲州刺史，镇蒲津。谅简精锐数百骑戴（罽罽），诈称谅官人还长安，门司弗觉，径入蒲州，城中豪杰亦有应之者；丘和觉其变，逾城，逃归长安。蒲州长史勃海高义明、司马北平荣毗皆为反者所执。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余里，谅忽改图，令纥单贵断河桥，守蒲州，而召文安还。文安至，谓谅曰：“兵机诡速，本欲出其不意。王既不行，文安又返，使彼计成，大事去矣。”谅不对。以王聘为蒲州刺史，裴文

总管府兵曹闻喜人裴文安劝说杨谅：“井陘以西的地方在大王手中，崞山以东的军队也是我们的，应该全部征调。分派弱兵屯守要害，仍命令将领随时攻城略地；率领精锐部队直捣蒲津关。我请求担任前锋，大王率领大军随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屯兵霸上，咸阳以东的地方可挥手而定。如此京师被震动惊扰，没有时间调集军队，上下相互猜疑，大家离心惊骇，我们陈兵以待，发号施令，谁敢不从！十天之内，大事可定。”杨谅大为高兴，就派遣他任命的大将军余公理率兵出太谷，奔河阳；大将军慕容良率兵出滏口，奔黎阳；大将军刘建率兵出井陘，攻取燕、赵之地；柱国乔钟葵率军出雁门；任命裴文安为柱国，与柱国纥单贵、王聘等率军直指京师。

杨帝任命右武卫将军洛阳人丘和为蒲州刺史，镇守蒲津关。杨谅选拔精锐骑兵几百名，戴妇人蔽身用的面罩，谎称是杨谅的官人返回长安，守城的门卫没有觉察出来，杨谅军队直入蒲州，城中也有豪杰响应，丘和发觉出事，越墙逃回长安。蒲州长史勃海人高义明、司马北平人荣毗都被叛军活捉。裴文安等人离蒲津关百余里时，杨谅突然改变计划，他命令纥单贵拆断河桥，据守蒲州，将裴文安召回。裴文安对杨谅说：“兵机在于神速诡秘，本来准备出其不意，大王却不这样做，又把我召回，使对方计谋成功，现在大势已去。”杨谅无言以对。他任命王聘为蒲州刺史，裴文安为晋州刺史，薛粹为绛州刺史，梁菩萨为潞州刺史，违道正为韩州刺史，

安为晋州刺史，薛粹为绛州刺史，梁菩萨为潞州刺史，韦道正为韩州刺史，张伯英为泽州刺史。代州总管天水李景发兵拒谅，谅遣其将刘霁袭景；景击斩之。谅复遣乔钟葵帅劲勇三万攻之，景战士不过数千，加以城池不固，为钟葵所攻，崩毁相继，景且战且筑，士卒皆殊死斗；钟葵屡败。司马冯孝慈、司法吕玉并骁勇善战，仪同三司侯莫陈义多谋画，工拒守之术，景知三人可用，推诚任之，己无所关预，唯在阁持重，时抚循而已。

杨素将轻骑五千袭王聃、纥单贵于蒲州，夜，至河际，收商贾船，得数百艘，船内多置草，践之无声，遂衔枚而济；迟明，击之；纥单贵败走，聃惧，以城降。有诏徵素还。初，素将行，计日破贼，皆如所量，于是以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、河北道安抚大使，帅众数万以讨谅。

谅之初起兵也，妃兄豆卢毓为府主簿，苦谏，不从，私谓其弟懿曰：“吾匹马归朝，自得免祸，此乃身计，非为国也，不若且伪从之，徐伺其便。”毓，贲之子也。毓兄显州刺史贤言于帝曰：“臣弟毓素怀志节，必不从乱。但逼凶威，不能自遂，臣请从军，与

张伯英为泽州刺史。代州总管天水人李景发兵抵抗杨谅的军队。杨谅派将领刘霁袭击李景，被李景击杀。杨谅又派乔钟葵率领三万精兵进攻代州，李景手下士兵只有几千人，加上城墙不很坚固，受到乔钟葵的进攻，城墙相继崩塌毁坏，李景一边打仗一边筑城，士卒们都殊死战斗，乔钟葵屡次被击败。代州司马冯孝慈、司法吕玉都骁勇善战，仪同三司侯莫陈义善于谋略策划，长于防御坚守的战斗。李景知道这三个人可以任用，对他们充分信任，自己不干预具体事务，只是在衙署内坐镇，不时地抚慰巡察而已。

杨素率领轻骑五千在蒲州袭击王聃、纥单贵。夜里，杨素率军至河边，收集了几百只商船，船内铺上许多草，踩上去没有声音。为防止喧哗，杨素让士兵口中衔枚渡过河，天将亮时，进攻杨谅的军队。纥单贵战败逃走，王聃恐惧，献城投降。炀帝下诏征召杨素返回。起初，杨素将要动身时，计算好打败叛军的日期，结果与杨素估计的一样。于是炀帝任命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、河北道安抚大使，率领几万军队讨伐杨谅。

杨谅初起兵时，他妃子的哥哥豆卢毓是汉王府主簿。豆卢毓苦苦劝谏杨谅不要造反，杨谅没有听从。豆卢毓私下对他弟弟豆卢懿说：“我一个人回归朝廷，自然能够免祸，这是为我自身考虑，不是为国家。不如暂且装作跟从杨谅，慢慢地再见机行事。”豆卢毓是豆卢勣的儿子。豆卢毓的哥哥是显州刺史豆卢贤，他对炀帝说：“我弟弟豆卢毓素来就有抱负有气节，一定不会跟着造反，但是迫于

毓为表里，谅不足图也。”帝许之。贤密遣家人赍敕书至毓所，与之计议。

谅出城，将往介州，令毓与总管属朱涛留守。毓谓涛曰：“汉王构逆，败不旋踵，吾属岂可坐受夷灭，孤负国家邪！当与卿出兵拒之。”涛惊曰：“王以大事相付，何得有是语！”因拂衣而去，毓追斩之。出皇甫诞于狱，与之协计，及开府仪同三司宿勤武等闭城拒谅。部分未定，有人告谅，谅袭击之。毓见谅至，给其众曰：“此贼军也！”谅攻城南门，稽胡守南城，不识谅，射之；矢下如雨；谅移攻西门，守兵识谅，即开门纳之，毓、诞皆死。

慕容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，不克，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，又不克，遂自滏口攻黎州，塞白马津。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，帝以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，军于河阴。祥谓军吏曰：“余公理轻而无谋，恃众而骄，不足破也。”公理屯河阳，祥具舟南岸，公理聚兵当之。祥简精锐于下流潜济，公理闻之，引兵拒之，战于须水。公理未成列，祥击之，公理大败。祥东趣黎阳，慕容良军不战而溃。祥，宁之子也。

叛逆的凶威，不能自主。我请求从军，和豆卢毓里外相应，杨谅就无法图谋作乱了。”炀帝答应了，豆卢贤秘密派家人把皇帝的诏书送至豆卢毓的住处，与他商议大事。

杨谅出了城要去介州，他命令豆卢毓和总管属朱涛留守。豆卢毓对朱涛说：“汉王杨谅已构成了叛逆罪，马上就会失败。我们怎能受牵连获灭族之罪，同时又辜负国家呢？我应当和您出兵抗拒杨谅。”朱涛吃惊地说：“汉王把大事托付给我们，怎么说这样的话？”于是就拂袖而去，豆卢毓追上去杀死朱涛，把皇甫诞从监狱里放出来，与他商议，并和开府仪同三司宿勤武等人关闭城门以抵御杨谅。豆卢毓尚未完全部置好，有人把这事报告了杨谅，他就率军袭击豆卢毓。豆卢毓见杨谅率军来到，便欺骗大家说：“这是贼军！”杨谅进攻南城，稽胡人守卫南城，他们不认识杨谅，用弓箭射击，箭如雨下。杨谅就转攻西城，守兵认识杨谅，就开城门让杨谅进城，豆卢毓、皇甫诞都被杀死。

慕容良率军进攻慈州刺史上官政，未能攻下，就率兵进攻兼任相州的行政长官薛胄，又未攻下，于是就从滏口进攻黎州，堵塞白马津。余公理从太行山到河内。炀帝任命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，在河阴驻军。史祥对军吏说：“余公理轻率无计谋，倚恃人多而骄横，很容易打败。”余公理驻扎在河阳。史祥在河的南岸准备好船只，余公理集中兵力以抵挡史祥的进攻。史祥选拔精兵从河下游悄悄渡河，余公理听到这个消息就率兵抵抗，两军在须水交战。余公理的军队尚未布置好阵容，史祥已率军进攻，大败余公理。史祥率军向东进逼黎阳，慕容良的军队不战而溃。史祥是史宁的儿子。

帝将发幽州兵，疑幽州总管窦抗有贰心，问可使取抗者于杨素，素荐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，授上大将军，拜广州刺史。又以左领军将军长孙晟为相州刺史，发山东兵，与李子雄共经略之。晟辞以男行布在谅所部，帝曰：“公体国之深，终不以儿害义，朕今相委，公其勿辞。”李子雄驰至幽州，止传舍，召募得千余人。抗来诣子雄，子雄伏甲擒之。抗，荣定之子也。

子雄遂发幽州兵步骑三万，自井陘西击谅。时刘建围戍将京兆张祥于井陘，子雄破建于抱犊山下，建遁去。李景被围月余，诏朔州刺史代人杨义臣救之。义臣帅马步二万，夜出西陉，乔钟葵悉众拒之。义臣自以兵少，悉取军中牛驴，得数千头，复令兵数百人，人持一鼓潜驱之，匿于涧谷间。晡后，义臣复与钟葵战，兵初合，命驱牛驴者疾进，一时鸣鼓，尘埃张天，钟葵军不知，以为伏兵发，因而奔溃；义臣纵击，大破之。晋、绛、吕三州皆为谅城守，杨素各以二千人废之而去。谅遣其将赵子开拥众十餘万，栅绝径路，屯据高壁，布陈五十里。素令诸将以兵临之，自引奇兵潜入霍山，缘崖谷而进。

炀帝要征调幽州的军队。他怀疑幽州总管窦抗怀有二心，就问杨素谁能把窦抗抓来。杨素推举了前江州刺史勃海人李子雄。炀帝任命李子雄为上大将军、广州刺史；又任命左领军将军长孙晟为相州刺史，征发崤山以东的军队，和李子雄一起谋划处理此事。长孙晟因为他儿子长孙行布在杨谅的军队里，就推辞任命。炀帝说：“您能够体谅国家的困难，终归不会因为儿子而损害国家大义，我委您以重任，您不要推辞。”李子雄骑马到达幽州，就在驿站停住。他招募到一千人。窦抗来见李子雄，李子雄埋伏好甲士将窦抗逮捕。窦抗是窦荣定的儿子。

李子雄征调幽州的军队，步、骑兵共三万人，从井陘向西进攻杨谅。当时刘建将守把京兆人张祥包围在井陘，李子雄在抱犊山下击败刘建，刘建逃走。李景被杨谅的军队包围了一个多月，炀帝下诏命令朔州刺史代人杨义臣救援李景。杨义臣率领骑、步兵共两万人，夜间出了西陉关。乔钟葵集中全部兵力抵抗杨义臣。杨义臣知道自己兵少，就集中军中所有的牛、驴，共有几千头，又命令几百名士兵，每人持鼓一面，偷偷地驱赶牛驴隐蔽在山谷间。黄昏后，杨义臣又与乔钟葵交战。刚一交兵，杨义臣就命令驱赶牛、驴的士兵快速前进，一时间战鼓敲响，尘埃满天，乔钟葵的军队不知怎么回事，以为对方的伏兵出击了，于是奔逃溃散。杨义臣纵兵进攻，大败乔钟葵。晋、绛、吕三州城池都为杨谅军防守，杨素向每座城池各派两千人去牵制，杨谅派遣将领赵子开率领十餘万人，用栅栏堵塞山径小路，在高壁岭上屯兵据守，军队摆开的阵势长达五十里。杨素命令手下的将领们率兵对阵，自己率领奇兵潜

素营于谷口，自坐营外，使军司入营简留三百人守营，军士惮北兵之强，不欲出战，多愿守营，因尔致迟。素责所由，军司具对，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营，悉斩之；更令简留，人皆无愿留者。素乃引军驰进，出北军之北，直指其营，鸣鼓纵火；北军不知所为，自相蹂践，杀伤数万。谅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罗屯介休，闻素至，弃城走。

谅闻赵子开败，大惧，自将众且十万，拒素于蒿泽。会天大雨，谅欲引军还，王颀谏曰：“杨素悉军深入，士马疲弊，王以锐卒自将击之，其势必克。今望敌而退，示人以怯，沮战士之心，益西军之气，愿王勿还。”谅不从，退守清源。

王颀谓其子曰：“气候殊不佳，兵必败，汝可随我。”杨素进击谅，大破之，擒萧摩诃。谅退保晋阳，素进兵围之，谅穷蹙，请降，余党悉平。帝遣杨约赍手诏劳素。王颀将奔突厥，至山中，径路断绝，知必不免，谓其子曰：“吾之计数不减杨素，但坐言不见从，遂至于此，不能坐受擒获，以成竖子名，吾死之后，汝慎勿过亲故。”于是自杀，瘞之石窟中。其子数日不

人霍山，顺着悬崖山谷前进。杨素在山谷口扎营，自己坐在营帐外，派军司进军营精选三百人守营，军士们害怕杨谅军队强盛，不想出战，多数人愿意守营，因此行动迟缓。杨素责问迟缓的原因，军司以实回答了，杨素马上把留下守营的三百人召出军营，全部斩首。他再一次命令挑选留守人员，人们都不愿意留下。于是杨素率军驰马行进，出现在杨谅军队的北面，直接对方的营地，鸣鼓纵火；杨谅的军队不知所措，自相践踏，死伤了几万人。杨谅所任命的介州刺史梁修罗屯兵在介休，听到杨素将至就弃城逃跑。

杨谅知道赵子开被打败，大为恐惧，亲自率领近十万人在蒿泽抵抗杨素。恰遇天降大雨，杨谅打算率军退回，王颀劝道：“杨素孤军深入，人马疲惫，大王亲自率领精兵进攻杨素，必能将他打败。如今望敌而退，让人以为我们怯懦，败坏我军将士的士气，长敌军之气势。希望大王不要撤退。”杨谅不听，率军退守清源。

王颀对他儿子说：“气候很不妙，我军必败，你可要跟着我。”杨素率军进攻，大败杨谅，捉住了萧摩诃。杨谅退守晋阳。杨素进军包围晋阳，杨谅束手无策，只得乞降，其余党都被平灭。炀帝派杨约送他的手诏慰劳杨素。王颀要投奔突厥，走至山中，道路断绝，他知道自己无法幸免，对他儿子说：“我的计谋韬略不次于杨素，但是因为我的建议不被听从，以至到了如此地步。我不能坐受擒获，以成全那小子的名声。我死后，你千万不要去亲朋故友家。”他说完自杀，尸体被埋葬在石洞里。他儿子几天没有吃的，就到王颀熟人家，最后被人抓住。王颀的尸体也

得食，遂讨其故人，竟为所擒；并获颡尸，梟于晋阳。

群臣奏汉王谅当死，帝不许，除名为民，绝其属籍，竟以幽死。谅所部吏民坐谅死徙者二十餘万家。初，高祖与独孤后甚相爱重，誓无异生之子，尝谓群臣曰：“前世天子，溺于嬖幸，嫡庶分争，遂有废立，或至亡国；朕旁无姬侍，五子同母，可谓真兄弟也，岂有此忧邪！”帝又怨周室诸王微弱，故使诸子分据大镇，专制方面，权侔帝室。及其晚节，父子兄弟迭相猜忌，五子皆不以寿终。

臣光曰：昔辛伯谏周桓公曰：“内宠并后，外宠贰政，嬖子配嫡，大都偶国，乱之本也。”人主诚能慎此四者，乱何自生哉！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争，孤弱之易摇，曾不知热钩位逼，虽同产至亲，不能无相倾夺。考诸辛伯之言，得其一而失其三乎！

冬，十月，己卯，葬文皇帝于太陵，庙号高祖，与文献皇后同坟异穴。

诏除妇人及奴婢、部曲之课，男子二十二成丁。

章仇太翼言于帝曰：“陛

被找到，在晋阳受梟首之刑。

群臣奏议汉王杨谅应被处死，炀帝不许，将杨谅除名为民，将他从宗室中除名，杨谅最后被幽禁而死。他部下的官吏臣民受牵连而获罪，被处死和流放的有二十余万家。起初，文帝和独孤皇后相互之间非常敬爱尊重，他发誓不要有别的姬妾生的儿子，曾对群臣说：“前代的皇帝对所宠幸的姬妾极为溺爱，出现了嫡子、庶子之争，也就有了废立之事，有的因此而亡国。我没有别的姬妾，五个儿子是同一个母亲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兄弟，难道会有这种担忧吗？”文帝又鉴于北周皇室诸王势力微弱，就让几个儿子分别据守重镇，专门独挡一面，诸王的权力与皇帝相等。到了文帝晚年，父子兄弟争相互相猜疑防备，五个儿子都未能寿终正寝。

臣司马光曰：从前辛伯劝告周桓公说：“内宠姬妾地位和皇后相等；外宠重臣与皇帝一样也可发号施令；庶子和嫡子相匹敌；大的都城与国都的力量相匹敌。这都是动乱的根本原因。”作为人主如果真能在这四个方面慎重从事，动乱怎么会产生呢？隋文帝只知嫡、庶之分易于出现纷争，皇室的地位孤立微弱容易动摇，却不明白诸王的势力均力敌，虽然一母所生的至亲骨肉，也不能免于相互倾轧夺权。考察辛伯的这些话，文帝只吸取了一点而丢掉了另外三点啊！

冬季，十月，己卯（十六日），文帝葬于太陵，庙号高祖，与独孤皇后同坟异穴。

炀帝下诏免除妇女及奴婢、部曲的赋税，规定男子二十二岁成丁。

章仇太翼对炀帝说：“陛下属木命，雍州

下木命，雍州为破木之冲，不可久居。又谶云：‘修治洛阳还晋家。’帝深以为然。十一月，乙未，幸洛阳，留晋王昭守长安。杨素以功拜其子万石、仁行、侄玄挺为仪同三司，赏物五万段，绮罗千匹，諠妓妾二十人。

丙申，发丁男数十万掘堑，自龙门东接长平、汲郡，抵临清关，度河至浚仪、襄城，达于上洛，以置关防。

壬子，陈叔宝卒；赠大将军、长城县公，谥曰炀。

癸丑，下诏于伊洛营建东京，仍曰：“宫室之制，本以便生，今所营构，务从俭约。”

蜀王秀之得罪也，右卫大将军元胄坐与交通除名，久不得调。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岭南，将军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，胄与和有旧，酒酣，谓和曰：“上官政，壮士也，今徙岭表，得无大事乎！”因自拊腹曰：“若是公者，不徒然矣。”和奏之，胄竟坐死。于是徵政为骠卫将军，以和为代州刺史。

是克木之冲，不可长久居住，谶语也说：‘修治洛阳还晋家。’炀帝深以为然。十一月，乙未（初三），驾临洛阳，留下晋王杨昭守卫长安。杨素因功授其子杨万石、杨仁行、侄子杨玄挺为仪同三司，赏赐财物五万段，绮罗一千匹，杨諠的歌妓侍妾二十人。

丙申（初四），炀帝征发男丁几十万人挖沟，从龙门东接长平、汲郡，到临清关，越过黄河至浚仪、襄城，到达上洛，以布置关防。

壬子（二十日），南陈国后主陈叔宝去世，被追赠为大将军、长城县公，谥号为炀。

癸丑（二十一日），炀帝下诏在伊、洛修建东京，诏书说：“宫室的规制，本应从方便使用出发，如今营建的宫室，务必要节俭。”

蜀王杨秀获罪的时候，右卫大将军元胄因犯有与杨秀结交往来的罪而被除名，长期不得起用。当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因犯罪被流放到岭南，将军丘和因为蒲州失守被除名，元胄与丘和有旧交，两人酒酣时，元胄对丘和说：“上官政是壮士，现在被流放到岭表，不会出大事吧？”他抚摩着肚子说：“如此公这样的人，就不会不出事了。”丘和将此话报告炀帝，元胄竟然因此获罪而死。于是炀帝召回上官政任命为骠骑将军，任命丘和为代州刺史。

## 炀皇帝上之上

大业元年 春，正月，壬辰朔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隋炀帝大业元年（公元605年），春季，正月，壬辰朔（初一）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



立妃萧氏为皇后。

废诸州总管府。

丙辰，立晋王昭为皇太子。

高祖之末，群臣有言林邑多奇宝者。时天下无事，刘方新平交州，乃授方驩州道行军总管，经略林邑。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等以步骑万余出越裳，方亲帅大将军张愁等以舟师出比景，是月，军至海口。

二月，戊辰，敕有司大陈金宝、器物、锦彩、车马，引杨素及诸将讨汉王谅有功者立于前，使奇章公牛弘宣诏，称扬功伐，赐赉各有差。素等再拜舞蹈而出。己卯，以素为尚书令。

诏天下公除，惟帝服浅色黄衫、铁装带。

三月，丁未，诏杨素与纳言杨达、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，每月役丁二百万人，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。废二峻道，开辟册道。

戊申，诏曰：“听取采舆颂，谋及庶民，故能审刑政之得失；今将巡历淮、海，观省风俗。”

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，南接皂涧，北跨洛滨。发大江之南、五岭以

炀帝册立王妃萧氏为皇后。

炀帝下诏撤销各州的总管府。

丙辰（二十五日），炀帝立晋王杨昭为皇太子。

文帝末年，群臣中有人说林邑有很多奇珍异宝，当时天下无事，刘方刚刚平息了交州的叛乱，文帝就任命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，谋划处理林邑方面的事务。刘方派钦州刺史宁长真等人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出越裳；刘方亲自率领大将军张愁等人统帅水师出比景，当月，刘方军队抵达林邑出海口。

二月，戊辰（初七），炀帝命令有关部门大肆地陈列金宝、器物、锦彩、车马，使人领着杨素和各位讨伐汉王杨谅有功的将领站在前面，命令奇章公牛弘宣读诏书，赞扬讨伐杨谅的功劳，炀帝对他们分别进行赏赐。杨素等人再三拜谢舞蹈而去。乙卯（十八日），任命杨素为尚书令。

炀帝颁诏于天下，除去丧服，只有炀帝身穿浅色黄衫，束着铁饰的衣带。

三月，丁未（十七日），炀帝下诏派杨素和纳言杨达、将作大匠宇文恺建造东京，每个月役使壮丁二百万人，迁徙洛州城内的居民和各州的富商大贾几万户充实东京。废弃二峻道，开辟册道。

戊申（十八日），炀帝下诏说：“听取采集百姓的意见，向百姓咨询治国的建议，如此才能够考查到治理国家的得失。我将要巡察淮海一带，考察民情风俗。”

炀帝命令宇文恺和内史舍人封德彝等人修造显仁宫，显仁宫南边连接皂涧，北边跨越洛水，征调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，